

## A Christmas Miracle

by Xanth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odiac



<http://www.xanthe.org/a-christmas-miracle/>

圣诞节 凌晨 2 : 13

当他到的时候 Tony正又一次迷糊地望着那个微弱  
的号。他抬起头，满脑子尽是哀哀停止了，但显然这是暂  
停。紧接着又开始了，这声音更大了，并被衬托得更锐更  
响亮。

Tony看眯 眯着眼睛 凌晨 2 : 13。他伸着重重的枕头。

"滚了。"，他 说，用手戳戳 Gibbs的肩，没有回答 Tony转身量  
着床他身边的形状。 "啊！ 别闹，用 我睡得很沉，被子  
炸战，我打鼾。" "错了。"

"没轮到 我"， Gibbs埋头 里 含糊 地说。

"轮到 你了 我 半个小时前起来过一次。"

"那是 为用 卫生间。"

"不是。"

噤声停止了 Tony看着 Gibbs。 Gibbs看着 Tony。

"你觉得 我们就静静 地躺在 这儿，不出 声他 会来吗？"， Tony低声

说。

"那管用 过吗？"，Gibbs怀疑地问道。

"嘘"，Tony用根指 压住Gibbs的嘴。 Gibbs只翻个眼安静 了...一秒 钟，两秒 钟，三..."哇！"

Gibbs扔了他的 '我跟你 说过了'的难置信 的恼怒 表情给 Tony。

"这次 绝对到 你。"，Tony反对道 "之前算 班在 了。"

"这算以鬼 的公？"

"没公 平。"，Tony自得意 地道转身 背对 Gibbs，把一个枕 头拉到袋 下。他 听到 Gibbs叹了口气，下了床 还等 他碰门，大的号 中又加入 了另 一个轻柔 的低泣。

"轮到 你。"，Gibbs在门得意 地道他 及时地 消失在后 ，躲过 了Tony瞄 准他的 拖鞋。

Tony叹了口气，疲倦 地从床上 爬来。这是 今晚的第三 次。他已经开始 绝望地 认为今晚 没法睡了。他穿浴袍 进壁 的卧室。

Gibbs和Tony坐在房间的一角，抱着三个月大的 婴儿，给他准 备着一瓶 婴儿食品 。在Tony看来，Tom是个 超乎 寻常的容易 饿的婴儿，感觉上他 花了几所清 醒的时间(包括 很多本 该用来睡觉 的时间)疯狂 咽着瓶子里的东西。尽管 Tony 承认 他的 小儿子不饿时是个 脾气好的不得了 的小宝贝，总是微笑 着吸引 他 到的每个。

"一个小婴儿怎么能吃这么多？"，Tony问道 看着Gibbs把奶 嘴塞到Tom嘴里，小婴儿饥 饿地吮吸着 好像 他饿得发慌，根本 没吃过几小时前那顿 一样。

"这像他爸 。"，Gibbs说。意味长 地看了Tony一眼。 Tony翻个眼 接管 另一张 婴儿床里 面的孩子在 安静 地吃着 一双明 的蓝眼睛 怀疑 地量他。

"是我——你爸 。"，Tony对Jack坚 定地道 "别这么 高兴地看我 生你 可是我 "让 他皱起眉头。 Ducky作为第 一个为 男人做 的人表 现出了荒唐 的愉快。

"你不会有么 感觉的我 亲爱的Anthony。"，他 说。手 杈在空中不 详地挥 舞着 "我得说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而不是让 它结束 的原因是 件新 鲜事。"

谢谢 地 Gibbs也在那 监视 着整个过程，但 Tony把其 他都生 产的记 忆都抛 在了后 了他 记得的一部分 是Ducky把还带着血的Jack放在他 怀里。 Tony被一阵

强烈到夺走他的爱意给击中了。几分钟后 Tom 被递给他时他 仍然瞋 着 接着又 重新 感受了一次

---

## 以 为娘的教

---

现在 Jack 焦躁地在空中挥舞着的小胳膊，他最喜欢的泰迪熊被碰到了地。有那么一会儿，他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接着小脸上皱成底层的沮丧。他张开小嘴，发出一阵震动地哀痛。

“好的，好的我在做，Jack！”Tony 赶紧着，弯腰捡起小熊。“噢！”他站起来，揉着刚刚被一只小拳头袭击过的后脑勺。Jack 现在透过摇篮的栏杆，天真无‘牙’地朝他笑着，手还举在半空。“要是那个像我这个完全像你。”Tony 向 Gibbs 抱怨着，把 Jack 的泰迪熊放回摇篮里。

“你和我一样清楚，Abby 测试他们 DNA 的时候，发现里面混合了你 \* 和我两个人的基因。”Gibbs 说，低头看着他的婴儿，脸上带着温柔的表情。“他们 DNA 来自双亲——和其他孩子一样。”

“嗯，可世界上所有其他孩子的生物学双亲都是一个女性和一个男性。”Tony 嘟哝道。

“那个，我们可以重新讨论我俩里面谁是个概念里的女性，不过我想你已经处于下风了，因为你 知道是你的 孕。”Gibbs 指出。

Tony 瞪着他，Jack 开始低声呜咽，Tony 把毛头从摇篮里抱起来，轻轻摇晃着。Jack 又大又蓝的眼睛开心地盯着他。“嘿，小怪兽——你没事。”Tony 挚爱地低吟着。

Jack 冲他微笑着，喉咙里发出轻轻的咯咯声。Jack，和 Tom 相反个性安静得多，脾气也不别扭得多。Tony 看得出来，随着这个孩子越长越大，自己会陷入和他之间无休无止的意志之战。他脑袋里的神经网络有一英里长。

“他不饿。”Tony 说，当 Jack 摇着头推开奶瓶的时候，放弃了喂他的企图。他举起小毛头，嗅了嗅他的尿布。“他也不用换尿布，他哭就是因为喜欢让我围着他团团转——所以我 说他 就是像你。”他又瞪了眼 Gibbs，后者冲他微笑着。

“噢——他只是在和你瞎混。”他说，轻声偷笑了一下。“他知道怎么玩你，Tony。”

“嗯，他俩都知道怎么玩你。”Tony 反驳道：“一眼神，你就开始奔来奔去。一微笑，你全身骨都化了。等到他们到了七岁，音效得震天响，在家里暴走的时候我是 那个会踢他们的屁股的人，不是那里那个糟糕老爹。”

这挺怪的，因为 每个人都以为Gibbs会是纪律严明的父亲，而Tony会纵容孩子。相反，Tony发现他执着于日常规矩和作息时间，而Gibbs则完全对双胞胎小暴君视而不见，快活地满足他们每个小毛头的奇思异想，所以Tony只好开始给他们做规矩。

Tony环顾着房间——这里有两手工的木头摇篮，是Gibbs带着爱的关怀亲手做的。每个摇篮上都挂着一个木头风铃，也是Gibbs做的。事实上这个房间里的每件家具几乎都是宠爱双胞胎的父亲做的，而且每天都有新的泰迪熊或衣服之类的出现在男孩们的房间里，都是Gibbs乘Tony不注意的时候偷渡进来的。

Tony坐在摇椅上，把一根手指放进Jack的嘴里。小毛头吮了一会儿，天真地注视着他的父亲。他有着一头蓬乱的深色头发，不象Tom的金发。对他们的不同之处，Tony吃不准自己是失望还是高兴。他有时候暗想他们俩都是男孩是不是有原因的——毕竟事实上他和Gibbs两人都没有制造女孩的正确理论。他曾经不当心把这个想法说漏了嘴，结果只是以Abby和Ducky都想用各自有关双胞胎脱臼的生物机制的奇怪理论去说服对方而告终。Tony不喜欢去想什么机制——因为他记得事实，这根本不是机制问题。

他随意瞥了一眼，发现Gibbs正看着他，脸上微微带着温柔的笑意。

“怎么了？”Tony问。

“只是在想年的这个时候。”Gibbs对他说：“因为就是十二个月前的这个时候，我们正忙着造他们两个。”

“对哦。”Tony也朝他微笑着。“老兄，那可真是个难忘之夜，不光是因为制造出来的结果。”他低头看着他的宝宝。Jack的眼皮开始耷拉下来，可他还是拼命和睡意作着斗争。Tony在Jack软乎乎的小脑袋上印下一连浅吻，同时嗅着小婴儿的奶香。

“嗯。”Gibbs站起身，走到他身边边走边摇着昏昏沉沉的Tom。他吻了一下Tony的头，坐到摇椅旁边的窗台上。“我知道他们老是让我们半夜爬起来，快把我们逼疯了，但是我从没想到我还能做父亲。从没想到我还会坠入爱河。从没想到我还能拥有这一切，Tony。”他环顾着婴儿房。“从来没想到一个人可以拥有两次我。第一次失去它的时候，从没想到还能重新得到它。所以这实在是了不得的奇迹。”

“不仅是在表面上的。”Tony笑眯眯地对他说。Tom在Gibbs的怀里沉沉地睡着，就像一个标准的吃得饱的、心满意足、深受宠爱的小宝宝。Jack看上去一样快活，安睡在Tony的怀里。“真的，过了一年？”

“嗯。”Gibbs俯身，又吻了吻他。“一年前的今天……”

## 一年前平安夜

Tony抓起背包，跑到Gibbs的桌前：

“你——回家别晚了。”他命令道。Gibbs从眼镜上方看着他。

“为什么？晚有什么特别吗？”他一脸无辜地问。Tony瞪着他。

“虽然通常是你拍我的后脑勺，可并不是说非这样不可。”他坏坏地笑道：“半夜前给我滚回来，否则……”他停了下来，努力想说出点狠话来刺激他的工作狂男友。

“否则？”Gibbs抬了抬眉：“你会变成小狗？不，等等！”他淘气地冲Tony眨眨眼，Tony好不容易没有拍他。

“哈！”Tony蹲下来说：“我的小狗岁月还有……”他看了眼手表：“五四三、二、一。结束了！”他跳了起来。“瞧——我现在很激动……可瞧——瞧什么事没有发生？我没有变成小狗。瞧见没有？我还没有变成小金毛犬。瞧——瞧啊，Gibbs！瞧！”他在房间里跑着圈，就象去年里他多次变成小金毛回旋犬时常做的那样。Gibbs靠到椅背上，笑嘻嘻地看着他。“我的小狗结束了！”Tony谢谢他的向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大声宣布。

“噢，我会想毛茸茸的耳朵和湿湿的小鼻子。”Gibbs故作伤心地说。

“我可不会！”Tony热烈地说：“而且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不会想在最尴尬的地方变回光屁股男人的日子——比如在大卖场里，或者在海军部长面前。”想起那丢脸的场面，他不由得打个哆嗦。“现在我正式地摆脱了那个疯狂的小老太的咒语，她莫名其妙地以为让我在善白或激动的时候变成小狗会是一个\*礼物\*。提醒我以后再也不要在平安夜逮人，头儿。特别不要逮捕疯狂的普赛小老太。”

“嘿——也有好处，不是吗？”Gibbs轻声问。

Tony咧嘴笑了。“你是说实现我心愿的那部分吗？是啊，这部分很好。你想知道什么会更好吗？”他靠过来，对这Gibbs的耳朵说：“每次你让我兴奋或烦恼的时候，我不会他妈的变成小狗。”他挑逗地眨眨眼，撤回身子。“所以快点收完回家。我们有一年的辣好事要扑上呢。”他重新抓起：“回家，赶紧。”他命令完，转身向电梯走去。

“嘿，Tony——等等，你忘了这个！”Gibbs叫道。Tony转过身，一堆熟悉的東西迎面而来。他接了一项圈和狗绳。过去一年里，Gibbs一直把它们收在办公桌抽屉里，以备不时之需。

“哈哈，真好笑。”Tony气哼哼地对他说：“如果你不赶紧回家，我会来把这个套在你脖子上，亲自把你拽回去。”

“唔——”Gibbs似乎很感兴趣：“不知道 哪儿 变态，DiNozzo。”接着他的 脸上露出一个大的 笑容：“我喜欢！”

Tony笑着跑向电梯。他太兴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晃屁股，过去一年里隔三岔五变成小狗时他可常摇尾巴呢。

今天会很特别他和Gibbs还没有正常地做过爱——Gibbs拒绝让他的\*那话儿\*靠近某种状态下的Tony，换句话说也就是Tony兴奋的时候。

Tony曾经对他说自己肯定能够控制住，不在帮他口交的时候变成小狗。“那些狗牙很\*锋利\*，DiNozzo。”Gibbs指出：“我才不冒这个险！”

所以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在沙发上依偎在一起相互亲吻，这很好，Tony心里想，但是不能替代野 的 热烈的 销魂骨 的 辣 性事。

现在一年过完了这一夜到来了，Tony打算好好的享受它。他买了一大堆不同味道的 润滑剂，还有一抽屉的成人玩具——尽管他把这些玩具给Gibbs看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翻了个白眼，指出赤裸的Tony躺在床上已经足够让他春情荡漾了，用不着这些东西来加料。尽管嘴上没说但是Tony觉得他的话出奇地浪漫。

Tony回到Gibbs的房子——他在这儿已经住了十一个月左右了，从Gibbs可怜他小狗的困境，同意让他留宿开始Tony仍然吃惊Gibbs如此轻易地让他走进他的生活——和他睡觉当然，让一只可爱的小金毛回旋犬爬上床总比让你六英尺高，三十多岁的\*男性\*高级外勤员上床容易。

头几个月里，Tony只是沉溺于让自己迷了多年的这个男人吻他的狗耳朵，接着逐渐地但却肯定的Gibbs开始习惯醒来的时候发现狗Tony变成了人类Tony——\*赤裸的\*人类Tony——顺利成章的水到渠成了。

“这就象古老的爱情故事。”Tony自言自语着走进厨房，开始打包狗篮其它所有能找到的小狗用品。“你知道，小伙子碰到男子汉，小伙子常常变成小狗，男子汉亲吻小狗，男子汉惯让小 狗待在身边。”Tony快活地对自己说“而现在，小伙子不再变小狗了，所有火辣辣的床戏好开场了！”

他抱着一堆小狗用品走进地下室，把它们扔到楼梯底下。明天Gibbs可以把它们清理掉。现在他要给自己的大日子做准备。

“我一年里面的第一次！呜皮！”Tony准备上楼去卧室的时候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他走过去打开门……发现一个小个子老太太站在台阶上。她穿着一身松垮垮的黑衣服，头上裹着红黑相间的围巾。她黑亮的小眼睛注视着也。

“DiNozzo探员？”

他的心沉了下去。“唔……”

“你还记得我吗？”

“怎么忘得了？”Tony的脸上摆出最明媚的笑容：“你记得那位给了我这个神奇，呃，礼物的女士。”

她有礼貌地点头，但是明亮的黑眼睛露出狡猾的神情。

“我能进去吗？”她问。

“当然。”Tony把她迎进门厅，在她背后做了个鬼脸。“呃……你怎么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

她抬头看着他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哦，我不过跟踪面包屑了，亲爱的。”她对他说。

Tony瞪着她。面包屑？什么面包屑？当然这就是为啥他总称她为‘疯狂的小老太太’，每次不得不向别人提到送他‘礼物’的人的时候，总会忘了加上‘疯狂’两字。

他们在厨房桌子的两边坐了下来，手里端着Tony做的咖啡。

“那么……你这一年过的好吗？”她问：“有没有发现真正的自我，亲爱的？”

“嗯，我真正的自我是一只小狗。”他酸溜溜地说：“很显然。”

她发出一声低沉暗哑的窃笑：“那个嘛……真相总是令人惊讶的。”

“不见得。瞧，我曾以为我更像赛马。”Tony沉思地说：“你知道，受过严格训练，外表英俊，尊贵……”

“喜欢伸长鼻子到处打听。”她亲切地说：“嗯，是的，我明白你为什么那样想，亲爱的。”她不在焉地拍了拍他，Tony举起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他不认为它有长。

“不过，我们来料到这些事情会撼动我们的什么。现在，告诉我——你得到心中的渴望了吗？”

Tony咧嘴笑了。“哦也，的确得到！”

她也冲他快乐地笑着。“很好。我真高兴。去年这个时候，你对我那么好，DiNozzo探员，很多人对我不好，你知道你对一位老太太很体贴，我在你身上发现了美德。所以我想我得顺路过来看看这一年你过得好不好，亲爱的。”

Tony叹了一口气：“很好。我是说——没有挑战，但是很好。呃……谢

谢你——为你的礼物。”他说着，脸微微一红，因为过去一整年他都在抱怨。

“不用谢我，我只想看到你心里的真相。”她的目光突然变得锐利：“你心中的这个渴望——他，你真正想要的吗？”

Tony没有麻烦问她是怎么知道Gibbs的，她能把人变成狗，看在上帝面上！知道他和Gibbs在一起，对她来说，大概是儿戏——这让他心中起了一个讨厌的念头。他咬着下唇，眼睛看着下面，又站起来看着她。

“嗯？”她挑眉疑惑地看着他。

“没什么……只是——我是双性恋，一直是，尽管不张扬。这只有没几个人知道——去年又多了几个知道。一旦你的朋友和同事发现你经常变成小狗，他们就变得怎么挑剔你的性向。”Tony对她说，她理解地点头。“可Gibbs……瞧，我一直以为是直男，但他似乎喜欢有我在身边，而且他似乎非常喜欢性生活——尽管我们实际上还没做过。”

Tony的耳朵尖都红了，奇怪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向她坦白这些。他没有任何人说过他的担心，但他发现自己忍不住要像个白痴一样的向她唠叨。实际上，现在他想起来，去年这时候他，对她也是这样的。她对他就是有这样的影响。

“所以你担心他是你真正想要的？”老太太问。

“是的，我是说……就是……他有老婆——很多老婆。很多很多老婆。”Tony加强语气补充道。“他第一老婆和女儿被人杀了我，猜我想总有一天他会想重新安定下来，再组织一个家庭。而这些我都给不了。”

她微笑着拍了拍他的手：“你要把自己给他，Tony DiNozzo，我确定这对他来说足够了。”

“嗯。”Tony也朝她笑着没把握地说：“希望如此。”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你心里的这个渴望——这个Gibbs探员——他是个好人吗？”

“哦是的。”Tony点头。“我是说他是个混蛋，固执，有时候喜怒无常，而且喜欢拍我的后脑勺——就这儿。”他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然后傻呵呵的咧开嘴笑了：“但是我喜欢，我喜欢他所有的事。瞧，他心里埋着深深的悲伤，像个硬核，我想成为那个打破硬核，一点点去掉它，直到有一天让它全部消失。这是他应得的，他受了太多苦。”

“那你呢——你应得的是什？”她问。

Tony耸肩。“我不知道。不过这是肯定的，从没想过我居然有机会和他在一起，直到你出现。谢谢你，真的，我是真心的。”



这他 确是真心的他 伸手按住她的胳膊。她把手放到他手，他 感到一阵奇怪的刺麻，很不舒服。他想把手抽回来，但这 会显得很没礼貌，所以他没动。

“你会 好的 Tony DiNozzo。”她柔声对他说：“你和你心中的渴望。你们都是好人，你们都受了不该受的苦。现在 要变一变了。”

他 迷糊地看着 她，突然 感到头晕眼花。她朝他微笑着。

“现在 我得上路了，我 还要去看别人。你 留在这儿，亲爱的我 自己能出去。”

他 晕乎乎地点头，觉得自己 看见她 回手，站起来——可接下来他 所道的 就是自己独自 在厨房——不完全确定 她来过没有，还是所有的事 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他没 多少时间考虑，因为 几分钟后 Gibbs走了进来。

“嗨——我还以为你 赤身裸体地 躺在 床上等我呢。”Gibbs说，看上去有点失望。

“对不起——有人打岔。”Tony对他 说了 老太太的来访，Gibbs咧嘴笑了。

“你确定 她来过？”他问。

“嗯——对——怎么了？”Tony皱起眉。

“你 还 倒了两杯咖啡。”Gibbs指着 桌子，“我 看见 一杯。”

Tony低下头，吃惊地瞪着自己 的空咖啡杯。也许整件事 的确\*是他 想象出来的。

“你确信准备 做 辣 性 事了？”Gibbs问道，靠过来 吻着他 的头发。“也许你改主意了？”

他 看上去有点迟疑——Tony觉得 自己 从没有 在Gibbs脸上看到过 这种表情。他 总是很 确定——对所有的事——这是 Tony觉得 他如此 吸引人的 原因之一。

“不，我没 改主意。”Tony回答，抬头不安地看着他。“你呢？”

Gibbs拍了下他 的后脑勺。“别傻了。”

Tony咧大了嘴，笑了。他 站起来，抓住Gibbs的手，拉着他 走向 卧室。

Gibbs跟他 后面，另一只手 捏着Tony的屁股，两人 一起上了楼。

四小时以后——也许是五小时，Tony搞不清楚——他们躺在床上，搂在一起浑身汗大口地喘息着。

“哦，我的上帝。”Tony喘着气，惊奇地凝视着Gibbs。“这真……说真的……我是说……”

“嗯……”Gibbs揉着他的头发，亲了下他的腮帮。“哦也。是的。”

他们体验了一波又一波爆炸般的高潮。Tony活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晚上射过这么多次他的肚子上全是他们俩的精华，屁股被Gibbs又美又粗老二涨得甜蜜地痛着。从没有人这么操过Tony，这么猛，这么久。Gibbs彻底拥有了他身体用缓慢的有力的冲刺，不断地进入他，不断地吻着他的嘴唇，一直凝视着他的眼睛。这好得让人透不过气——这么亲密，这么温柔，同时这么热烈。Tony觉得自己似乎还沉浸在爱的迷雾里，压根不想浮出头来。

“迄今为止，最好的平安夜。”他快活地叹了口气。

三个星期以后，他开始呕吐……  
~\*~

“老兄，多疯狂，两年。”Tony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晃着Jack，想让这个笨蛋重新入睡。“起先我只是只小狗，接着我怀孕了。”

“嗯，只有Tony DiNozzo才会这样，呃？”Gibbs朝他笑着，怀中的Tom睡得香，那是Tom；只有饿的时候他才哭，其它时候都像个天使。“你到底对那老太说了些啥？让她以为你想怀孕？”

“没啥——相信我。”Tony的脸红了。“嗯，没啥，特别是一些蹩脚的想法。”

Gibbs挑起一根眉毛。

“嘿！你不知道她是怎样的！这个女人知道我真正的自我只是只小狗，我内心的渴望是和你睡觉！”Tony抗议道：“我发现自己在和唠叨接下来我知道的……”他的头朝他们怀中的两个孩子歪了歪。

事实上他怀孕四个月以后，他们才发现——而且还是Gibbs先注意到的。

~\*~

“你知道……晨吐，再加上贪吃酸葡萄——随便是谁都会以为怀孕了。”他坐在浴缸边说，而Tony俯在马桶上，肠子都快呕出来了。

“不好笑。”Tony扬手，Gibbs把手里的瓶装水递给他。

“Shannon怀孕的时候，她每天都吐，一直吐了四个月。搞不懂他们为啥叫这个是‘晨吐症’，因为她白天晚上都会吐。”

“没帮助。”Tony气哼哼地说，喝了一大口水。他在地毯上跪了一会儿，暗想呕吐是不是结束了——起码是现在。

“而且你看上去有点……”Gibbs停了下来。Tony危险地瞪着他。“呃……”Gibbs迟疑了。

“说了就去死。”Tony厉声说他站起来太快了，一阵恶心涌上来，他弯腰吐到了Gibbs的大腿上。

“妈的，DiNozzo！”Gibbs厌恶地看着一塌糊涂的裤子。

“活该，谁让你胖的。”Tony得意地说着，走出了浴室。

“我没说！”Gibbs大叫。

“你说了！”Tony也朝他大叫：“只是没大声说！”

这段对话仍然让Tony感到有些不安，毕竟他曾经变成过狗……难保他不会怀上孩子。反正做个测试也没什么坏处。

七包家庭装早孕试纸，不久之后，Tony坐在NCIS的男厕所里，看着散了一地的小纸条，和上面的小蓝线，思忖着他的生活为啥会变得这么离谱。

“Tony！”Abby敲着门：“Gibbs说如果你五分钟里再不来，他就派Ziva进来抓你。”

Tony站起来，打开刚才一直用背顶着的门。Abby看他眼睛，胳膊搂住他的脖子：“Tony！怎么了？你没事吧？嗯……”她低头看了看：“Tony，你最近吃了很多甜甜圈？最近你挺起来有点多。”

“别闹。”他从牙缝里说，她越过他的肩膀看见了散落一地的测孕试纸。

“Tony？”她颤声问道：“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

“是，带我去Ducky那儿。”他咬牙切齿地说。

Ducky让他坐到解剖台上，给他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

“哦，是的。”他一边在他身上又捅又戳，一边轻笑着说：“的确是Anthony。嗯……哦是的。”

“那些愚蠢的家用怀孕试纸是错的，对吗？”Tony绝望地说：“我肚子里不可能有

一个孩子 对吗，Ducky？”

“哦，不——”Ducky朝他微笑着：“你肚子里不是有个孩子 Tony。”

“哦，感谢上帝。”Tony准备从解剖台上滑下来。

“你肚子里有两个孩子！一对双胞胎 我亲爱的孩子。恭喜！”他热情地握着Tony的手。

“什么？”Tony感到天旋地转，赶紧坐回解剖台上，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双胞胎？”他虚弱地轻声说：“不求你 Ducky……不——”

“你是说是意外怀孕吗？”Ducky皱着眉：“我亲爱的孩子，如果你不想怀孕，你们就该使用避孕套。”

“哈罗——Ducky——我是个男人！”Tony指着自已：“我们没用避孕套是因为我们都做过化验，都很健康，而且……哦，看着上帝面上！这太荒谬了。”

“我猜Jethro是个幸运的男人？”Ducky挑眉说：“我想既然自从不幸的小狗插曲以后，你一直和他住在一起……”

糟糕。Gibbs。他对这件事会怎么反应？Tony的脸上失去了血色。他们性生活只有几个月，而现在 Tony要把\*这个消息\*砸到他头上。先是小狗事件，已经够疯狂了，现在他竟然\*怀孕\*了。Gibbs不是有耐心的人，Tony不禁怀疑他神志健全，通情达理的爱人能够接受多少疯狂。

他想象着Gibbs的反应，陷入深深的焦虑中。Gibbs会把他扔出去吗？他会要求Tony堕胎吗？Tony能够起码考虑一下堕胎吗？他们的关系会变得怎样？它经受过这样的冲击吗？

Tony自我折磨了几个小时后，想着Gibbs各种可能的反应；可他唯一没有料到的是他爱人在晚饭时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真正\*反应。

Gibbs若有所思地点头。“我就说嘛。”他说。

“什么？”Tony瞪着他。

“你是呕吐的时候说的，那大概是晨吐症。”Gibbs又给自己来了一份甜点。“嘿！”Gibbs抬起头，担心地皱着眉。Tony振作起精神。来了，他害怕的时刻到来了。“他们肯定是小孩子，对吧？”Gibbs问：“我是说他们会是小狗吧，是不是？”

Tony瞪着他。Gibbs瞪了回来。接下来两个人都爆发出一阵大笑。那天夜里，Gibbs带着上楼来到卧室里，吻遍了她的肚子，说他仍然爱她。即使他的西装会变紧，关节会浮肿，每隔五分钟就要去上厕所。最后这句话，让Tony拍了下

他的后脑勺。

在此之后，怀孕变得相当顺利。Vance，已经习惯于Tony的犬类状态，轻易地接受了他怀孕这件事，其他从Tony那里知此事的同事也同样如此。剩下的人则相信他真的吃了太多的甜甜圈。

Ducky监控了怀孕过程，没让其他人插手Tony奇异的生理变化，而且实际上，除了晨吐症，整个孕期十分顺利。

然而……Tony认为直到孩子安全降生，Gibbs才送了口气，因为他可以亲看到他们真的不是小狗。

~\*~

“醒醒，贪睡鬼。”

Tony眨眨眼，他坐在婴儿房的摇椅上。Jack和Tom都躺在各自的摇篮里，香甜地睡着。

“天亮了，晚上你摇着Jack睡了我，把孩子放好了，可你睡得那么香，我不想吵醒你。”Gibbs对他说，递给他一杯咖啡。

Tony低下头，看见Gibbs给他盖的毯子。

“谢谢。”他喃喃地说，睡意朦胧地伸了个懒腰，接着他想起什么。“嘿——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Tony。我们一起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四个。”

Gibbs靠过来，轻轻吻了下Tony的双唇。Tony把咖啡放到一边，把Gibbs拉到摇椅上，压在自己身上。Gibbs又给了他一个吻，Tony张开嘴，蹭了蹭他的舌头，双手爱抚着爱人的屁股，感觉自己老二变硬了。自从双胞胎降生后，他们做爱的机会太少了。

他可以感到Gibbs勃起压着自己的肚子，他笑嘻嘻地伸手按住它。Gibbs深吸了一口气。

“我想我们应该到隔壁去，你说呢？”他说，头朝两个熟睡的宝宝晃了一下。Tony笑着从摇椅上站起来，把毯子踢到地上。

Gibbs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出婴儿房，带进卧室。他们刚刚脱掉衣服，Gibbs刚刚准备把老二插进Tony的屁股，这时……“哇——！”

“哦上帝。”Tony叹了一口气。

“我去。”Gibbs说，凄惨地看着自己软下去的老二。

“如果是Tom，告诉他现在把他名字改成Tarquin还晚。”Tony阴沉地说：“让我们看他上幼儿园时会多喜欢这个名字。”

Gibbs咧嘴笑了：“那么，他从小就会学会怎么用拳头，肯定的。”

男孩儿们出来以后，Gibbs一再坚持他们必须用‘普通’的名字。

“不要那些愚蠢的、花哨的或者可笑的名字。”他用警告的语气对Tony说：“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我知道你卧底时想出来的那些笨蛋名字。”

“所以我们不能叫他们Tarquin和Delfont？”Tony挑眉问道。Gibbs拍了下他的后脑勺。

“肯定不行。起两个朴实，有意义的名字。”

所以是Tom和Jack了——Tony对此毫无意见。

现在Tom吵着要吃早饭，很快Jack也加入进来，结束了两个也许有过的任何做爱计划。他们给双胞胎喂奶，换尿布，然后Gibbs让Tony给他们穿衣服，自己冲了个澡，穿上衣服，下楼给他和Tony做早饭。

Tony站在婴儿房里，低下头，充满爱意地看着两个儿子，觉得又自豪，又精疲力竭。

“我不能说不喜欢生你们来，但是我也不要怀孕了，绝不要。”他对他们说：“我的西装都穿不下了，变得这么胖太讨厌了——甜圈的玩笑开久了就烦人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怀孕的风险，但是他坚持过性生活的时候，Gibbs和他都得带套；尽管双胞胎男孩其实就是有效的避孕措施，因此这些日子里他和Gibbs简直没什么机会做爱。

Tony听见一阵敲门声，透过窗户，他看见下面门外的台阶上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穿着宽松的黑衣服，围着红黑相间的围巾。

他听见Gibbs穿过门厅走向大门。Tony记起了变成小狗，在办公室里蹦蹦跳跳，嘴里叼着McGee新皮夹克的袖子；记起了在电梯里变成光屁股男人然后电梯门打开，Vance和海军部长走了进来；记起了三个月里每天早上吐得昏天黑地；记起了在男厕所里，面对着十七包怀孕试纸的包装；记起了成了史上唯一一个生了一对双胞胎的男人。

他开足马力冲出婴儿房，沿着走廊奔到楼梯口，正看见Gibbs伸手去开大门。

“不！”Tony大叫：“不——要——啊——！”

THE END

Tags: [gibbs/dinozzo](#), [ncis](#), [translation](#), [xanthe](#)

- [Leave a comment](#)
- [Add to Memories](#)
- [Share](#)
- [Track This](#)
- [Flag](#)

[【NCIS授权翻译】 The Raft of the Medusa, G/D, 原作：Cosmic 翻译：纺织娘 \(Katydid\)](#)

January 1st, 2010

美莎筏

(The Raft of the Medusa)

【作者】 Cosmic

【作者邮箱】 [bananacosmicgirl@hotmail.com](mailto:bananacosmicgirl@hotmail.com)

【作者主页】 CosmicUniverse.net

【作者网名】 bananacosmic

【原作链接】 <http://bananacosmic.livejournal.com/83107.html>

【翻译】 纺织娘( katydid)

【授书】

时间： 2009年12月31日 16:42:33

收件人：xxxxxx

Hi,

Thank you very much, I'm glad you enjoyed my story. You are very welcome to translate it, as long as you keep the header info (my alias, website, etc). I'd also appreciate a link when you start posting, so that I can link to it from my website.

I hope you and your friends all enjoy it

Happy New Year,  
Cosmic

来源：NCIS

章节：18

原文数：46300字 英文

分级：R（主要是 因为涉及了超自然描写 译者注）

种类：超自然现象，焦虑，剧情

人物：Tony DiNozzo, Leroy Jethro Gibbs, 组员

配对：Gibbs/DiNozzo, (Abby/Tim)

警告：同人

涉及剧集：到 第七季 为止

英校 对：triskellion (LJ名)

中校 对：无

声明：这个故事取材于电视剧《NCIS》的人物和设定，该剧由David P. Bellisarius和CBS制作并拥有。本故事并无营利目的，无意侵犯版权或商标权。

内容摘要：六天前 Tony在追踪一个连环杀手的时候被绑架。没有任何有关凶杀和绑架的线索，Gibbs小组陷入了困境。但是就在第七天降临的时候 Gibbs遇到了一个最不可能的访客——Tony。

作者的话：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写了45000字。开始我是想写一个带有超自然情节的 NCIS故事，结果它比我原来计划的长了那么点，因为我的缪思不断地给我灵感——我原来以为2万字就可以打住了呢。万分感谢我的校对 Triskellion，她使我的故事言之有理。故事中仍然存在的错误都是我的责任（如果你指出的话我会纠正的）至于故事的时间线，这是第六季中的某个时候。我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第六季刚开始播映。所以，《the Last Man Standing》、《Cloak》、《Dagger》这些剧情尚未发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故事。

## 序幕

6天，23个小时 53分钟。

Gibbs不看表就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能够感觉到，从身体到灵魂，仿佛逝去的每一秒都在撕扯着他的心。

Ziva和McGee都显得很苍白。他们不时紧张地瞥一眼Gibbs，但是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看上去就象掉了魂。

6天，23个小时 54分钟。

Gibbs抬手拍了下桌子，用力地他的两个探员都吓了一跳。

“McGee！”

他的吼声让McGee畏缩了一下，就象一个刚来一年的菜鸟，而不是一个已经有五年经验的老练探员。Gibbs才不在乎他反应呢。



“我——呃，对不起头儿——没什么线索。”McGee说，急忙，结结巴巴地道。

“肯定会有点线索的。”Gibbs说。

McGee明显地咽了口唾沫。“没有我查了他的信用卡、手机，所——所有的东西他什么也没用过。他就是——不见了。就象其他。”

6天，23个小时 55分钟。

每过去一秒，Tony生还的希望就减少了一些。每过去一秒，Tony成为Ducy的解台上的一具新尸体的可能性就增加了一些。

“也许他已经——”

Gibbs充满杀气的目光让Ziva住了口，不敢说完她想说的话。

“我只想说——”

“我们已经听到你的话了，特工David，”Gibbs说。

6天，23个小时 56分钟。

他站起来，抓起自己的咖啡杯——里面没剩多少了，但是他还还是喝掉了最后几滴——大步走出办公室。他没有向他们解释。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离开给他们带来的阵痛和担心。他知道自己应该支持他们，做个好领导，要不总有一天他们都会辞职不干，让他陷入没有组员的困境。但是他没办法让自己这么做。Kate死去的时候他做过一个好领导，如果现在他这么做的话，就意味着他放弃了。

他沿着楼梯下到Abby的实验室，放弃了乘电梯的念头。

Abby的实验室很安静。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走进实验室，看到Abby挂在所有墙上的那些照片，Gibbs几乎要掉头离开。有的照片是Tony在做鬼脸，有的是Tony靠在Ziva的桌子前傻笑，有的是Tony和Abby在一起——有一张照片是乘Tony不注意的时候拍的。他专注地看着什么，显得冷静、充满思想。

6天，23个小时 57分钟。

“Gibbs！”

他发现自己怀里抱着Abby，因为她冲过来紧紧地搂住他。

“告诉我，找到了些线索。”她在她胸前说。

“对不起 Abs，”Gibbs说：“我下来想问你同样的问题。”

听到他的话，她的脸垮了下来，~~紧地~~闭上了眼睛。“他不会死的 Gibbs。他不会的。”

他的喉咙发紧，不能找到安慰Abby的话。他想信Tony仍活着——6天23个小时58分钟——但是时间在和他作对。

“我们得找到他。”Abby说，撤回身子，开始走来走去。“我们肯定漏掉了什么线索！”

他有阻止她；谁知道呢，她也许会想到些他们没想到的东西。这看上去不太可能——他们已经做过所有可以做的测试了。他们把Tony的汽车翻了底朝天，试图找到可以指引破案方向的证据。如果——他忍不住想——他们的确找到了他这部车，目前的状态会让Tony气得够呛。

6天，23个小时，59分钟。

“你找到线索的话就告诉我。”Gibbs说，听上去有点刺耳。他的喉咙堵得慌——他不愿意承认那是泪水，因为他没有哭。

Abby充满同情和理解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对失去好朋友的恐惧让她的眉头打成了一个结。

Gibbs沿着楼梯走回楼上，但是还没到办公室所在的楼层就停了下来。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楼道里，一手~~紧地~~握着栏杆，指关节都发白了。每次一闭上眼，他就看见Tony的脸对着他，轻松温暖地微笑着。他不记得任何其他探员处于险境时自己有过这样的感受——他们都曾置身危险之中。但是Tony冒的危险比任何其他人~~都多~~——被绑架和连环杀手铐在一起、染上黑死病、受枪伤、冒死搭救 Gibbs——

每一次 Gibbs的心跳都会加速，他对失去Tony的恐惧就比对失去别人的多。他对Tony的感情每一方面都比对别人的多。

他每次闭上眼睛，Tony无忧无虑的笑容就会出现在他眼前。他又闭上了眼睛，希望看到那个形象；希望看到Tony安然无恙地站在自己后面，他本来就该这样；希望看到Tony用那种神情看着自己，那种超过一个组员应该有的神情，每个方面都超过。

痛苦的领悟重重地打击了他，使他睁开了眼睛，几乎无法呼吸——接着他瞪大了眼睛。

“嗨，头儿。”

7天。

## 第章

他肯定是疯了。

他眨了眨眼，后退了几步，差点从楼梯阶上摔下去，还好及时稳住了身形——他还在那儿，就站在他面前。

DiNozzo

Tony

有些地方不对劲——Tony没有影子，Gibbs的视线能够穿过他身体——他肯定疯了。

“你在这儿。”他揉着眼睛说。

“那是不是经常有我的幻象？”Tony问。

Gibbs看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走火入魔到什么程度，会看到Tony的幻象，并吓唬他说话。

然而这个幻象着实不错。Tony看上去就象Gibbs最后见到的样子——眼睛淘气地闪着光，穿着灰色的套头衫和深色的裤子。那幻象静静地注视着他，大概是等着看他能不能通过检验。

于是Gibbs摇头——就算幻象再好，他实在是没有时间。他得找到真正的Tony，赶在时间的前面。赶在他只有在幻觉里才能看到Tony之前。

他转过身大步跨过余下的台阶。等他回头看时，幻象已经消失了。Gibbs努力假装这没有让他的心像刀扎的一样疼。

“有线索吗？”他一走进办公室就问道。他知道自己离开还没十分钟，但他还是问了。

“没——没有头儿。”McGee结结巴巴地说。

“Mahoney中校呢？Johnson上尉？Miller上尉？Davis军士？”

这四人的尸体现在正躺在解剖室里，都是男性，都是英俊的男人——尽管Ducky已经能够确认他们的死因，但对破案仍然没有什么帮助。

“什么也没有，Gibbs，”Ziva带着明显的怒气说道：“我们追查了每一个证据。”

我们没什么好做的——我们只有干等着下一个——”

她一下子闭住了嘴。

“等着什么，特工David？”Gibbs逼近她，问道。他的严厉的目光没有让她慌乱。

“下一个受害人。”她说并没有多少害怕和泄气。Gibbs感到一丝自豪，她能够而且不怕面对他，但是现在不是讨论Ziva的勇气的时候，因为他们都害怕下一个受害人就是Tony。

他们互相瞪着对方，Ziva的黑眼睛毫无表情，目光坚定。尽管已经共事多年，Gibbs仍然不能总是猜出她在想什么。

时钟走到八点的时候，办公室变得空旷起来，Gibbs叹了一口气。

“回家。”他终于厉声地对Ziva和McGee下了命令。“如果你们明天早上6点半还没到这儿的话，就去找新东家吧。”

Ziva很地点头，他们通常都是七点到办公室，有案子的时候甚至更早——但是他们的破案率是NCIS里最高的。

五分钟，McGee和Ziva都走了。Gibbs回到自己桌前，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他希望有点事干，有嫌疑可以审问、突破，找到他急需的信息。但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没有轻易出现——他们仍然对凶手身份一无所知。受害人的年龄相近，长得都不错，或多或少都在海军效力。除了这些，他们之间没什么共同点。最后一个受害人，Johnson上尉，在Bethesda海军医院工作，其他几个都在休假中。他们身上没有什么外伤——有手腕和脚踝处有些伤痕，看上去是手铐镣铐留下的，但是谁也没有致命的伤口。Ducky确认死因是异丙酚过量（译者注：据称伟大的Michael Jackson就是死于异丙酚过量，这是一种全身麻醉剂。）尽管凶手并不打算隐藏这个事实。解剖发现所有的尸体都被仔细地清理过，没有留下凶手的任何痕迹。

“你该回家了，头儿。”

Gibbs抬起头，看见了Tony——不，看见了它的幻象站在桌子的另一边。Gibbs揉了揉眼睛——要是个幻象让他去休息，他也许该休息休息了。

“你是该听我的话。”

“对啊，我该听一个能猜到我心思的鬼魂的话。”Gibbs低声抱怨，但紧接着他闭紧了嘴，因为他不想和一个幻象交谈，不管它多像他失踪的探员。

“不用猜也知道你的心思，头儿。”它说：“我很擅长解读你呢。”

谢谢。地。办公室没有别人，没人会看到Gibbs抬头看着半空，瞪着某个只有他

能看见的东西。他固执地拒绝回答这个幻象。

“哦，得了，头儿。”它说，听上去很恼火。“我干了什么？”

Gibbs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电脑上，但是屏幕上的字乱七八糟的挤在一起，他什么也看不懂。这个幻象仍然在桌子的另一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就象真的Tony有时候做的那样，等着他指示。Gibbs对着它皱起眉头，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怎么能提供如此逼真的形象——每个地方，从头发的颜色到手部形状。他目光真的如此敏锐，注意到所有的细节，所以他能够在自己的脑海里重现这一切吗？显然是这样他想。

“你知道，你通常不喜欢说话，但是即便是这样也太安静了吧。”它说

“你是真的”Gibbs厉声说

“是的”它说：“为什么我不会是真的？”

“你已经失踪一星期了。”Gibbs说

“失踪？”它问道，熟悉不过的脸上写满了困惑。“可我就在这儿。”

它探过身倚到桌子上，想靠近Gibbs——结果直接朝下穿过了桌子。

“怎么回——”

Gibbs看着幻象，它看上去真的被自己的无质无形吓到了。Gibbs暗想一个幻象怎么能被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吓到：那就是它不是真的，它应该是Gibbs的内心制造出来的，所以Gibbs知道的事情它也应该知道。

“Gibbs——我为什么不能——出了什么事？”它问道，眼睛睁得老大。它看上去太象Tony了，Gibbs几乎无法不相信它，实际上，就是它。那双眼睛如此纯真——Tony的纯真——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即便是在幻象里也造不出来。他是无法那样纯真。

幻象后退了几步，Gibbs举手撸了一下脸，他觉得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精疲力竭过了。

“头儿？”

Gibbs别过脸，摇着头。“你是真的”

等到重新抬起头，Tony的形象消失了。

\*\*\*\*\*

他一进门就倒了一杯波旁威士忌。自从DiNozzo被绑架以来，他一直克制着没有喝酒，因为他要保持最清醒的头脑来寻找他——但是今天的事让他不得不喝。Tony的失踪已经过了一周——而Gibbs显然已经绝望到要凭空想象出一个Tony的影子来交谈。

他朝地下室走去，边走边换上一件灰色的T恤，接着开始鼓捣他的船。它已经快完工了，这艘小船还没有名字，但他会一直修饰它，直到它尽善尽美。

木头在他手指下的感觉让他平静下来。他一直干到浑身冒汗，渴了就以酒代水。这大概也许不好，但他不在乎。他要从自己的思绪中摆脱出来，摆脱每次想到Tony时心头就会涌起的刺痛。这种刺痛几乎要把他击溃了他。在哪里？他们把他怎么了？他们是谁？他到底还活着吗？他的尸体还没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打磨着船体，集中在木头的纹理上，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些。

他听到声音的时候没有跳起来，但是那只是因为他是个海军陆战队员，不容易受惊。

“头儿，我想我需要你帮助。”

Gibbs抬起头，看见那个幻象站在台阶上——更确切地说，漂浮在台阶上面几英寸的地方。他暗想为什么一个幻象会漂浮呢？

“你搞清楚自己不是真的了？”他说，主要是因为波旁威士忌让他变得迟钝了，似乎和一个幻象说话不再是一个坏主意了。

“我是真的，头儿——我不是——”它越说声音越轻，从楼梯上飘下来，跌坐到台阶上。

“你是真的。”Gibbs说，“你失踪了。”

“你已经说过了，”它说，“可我就在这儿。”

它伸出双手，但是这么做只显示出它不在这儿——它的右手穿过墙壁滑过了这，让它倒吸了一口气。它缩回手，双臂环抱着自己。

“你是我想象出来的。”Gibbs粗略地说，又开始鼓捣小船。

“我是个幻象！”他叫到，接着补充道：“不过很高兴知道你有时候会想着我。”

有一阵子谁都没有说话，但是谁也没感到不安。幻象的眉头皱在一起，就象Tony有时候会做的那样。

“你说的‘失踪’是什么意思？”它问：“我去哪儿了？”

Gibbs没理它，继续打磨着手指下的木头。

“哦，得了头儿，”它说：“给我点事情干干。如果我不是真的，那就当它是——我不知道，自言自语？”

“你是真的。”Gibbs厉声说。

“只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它说。

“他把你抓走了。”Gibbs说。

“谁？”

Gibbs拒绝看着它，而是专心地看着木头。他没有疯，他是在自言自语。

“如果我知道，我还会在这儿了。”

Gibbs看见它的肩膀稍稍跨下了一点。“那地点？”

“Bethesda医院，”Gibbs说：“停车场。”

“哦。”

Gibbs看着它，心头一紧，就象Tony——真的活生生的Tony——在房间里的样子。他总是感觉到那样；一种去照顾，去保护，去爱的渴求，尽管是从远处。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相信我不是幻觉？”它说。

Gibbs哼了声。“不可能。我知道的你都知道。”

“好吧。”它说。“那我只好在告诉你不搭界的事情。”

它摆出一副冥思苦想的模样，Gibbs摇了摇头。这个幻象要证明这不是他自己的思想搞出来的把戏。Gibbs不得不称赞自己——他的思想比他起初想的要更加独出心裁。他大概得寻求心理学的帮助了——或者自己关进精神病院——但是他的确不起。

“Ziva在以色列有个人，”幻象说：“一个男人。她的桌子抽屉里有他的照片。”

Gibbs翻翻眼睛。“以色列有她的父亲，她和他有点事情没有解决，她故意把那个男人的照片放在桌子抽屉里，好让Tony找到它，因为她知道他会去翻她的桌子。”

那个幻象瞪着他：“她没有——她不知道我会——好，好吧，也许她知道——嗯，还有——”

Gibbs看着它，希望它是真的。他造船的时候，Tony坐在台阶上，和他在一起。他望着Tony安然无恙。他觉得仿佛有人伸手探进他身体，狠戾的拧着他的心，因为他知道Tony并不安然，也许也并不无恙。

“Abby有几个娃娃，每个代表我们中的一个。”幻象说：“她给它们施了某种好的伏都教魔法，来保佑我们平安。”

“这怎么能够说服我？”Gibbs问，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梳头。

“打电话，”它说，“打电话问她。”

有那么一会儿，Gibbs掂量着这个主意。他可以打电话告诉她伏都教的保佑显然不咋的，因为Tony还是不见了。

但是等他重新抬起头，看向那个幻象的时候（因为不管它是什么，它仍然是痛苦中的一个安慰。）它不见了。

他困难地咽了口唾沫。不管这个幻象还在不在——反正他都不会不想起Tony的。

他一直干到凌晨三点，不过他灌下几杯酒精，那个幻想都没有回来。他没有躺上去睡觉，而是睡在了船下面坚硬的地面上，不停地梦见Tony被严刑拷打。

## 第章

尽管他凌晨五点半就到了办公室——因为他睡不了多久，呆在家里也没用——他并没做什么事。整座大楼很安静，除了清洁工和邮差，没人会这么早到办公室。

六点整的时候，电梯门“叮”的声音打开了，McGee走进了办公室。Gibbs注意到他的黑眼圈，每过去一天，这些黑眼圈就明显几分。年轻探员的肩膀耷拉着，以前他可不这样。

看见Gibbs，他振奋起了精神：“有新进展吗，头儿？”

Gibbs摇头，McGee的脸垮了下来。

McGee坐到位子上，打开电源，电脑发出进入系统的音乐声。过了一会儿，Ziva到了。她的头发朝后梳成一个整齐的马尾辫，但是Gibbs看得出恐惧和担忧也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Ziva掩饰得比较好，但是当她没有戒备的时候，她的



眼睛里充满了感情。

“进展？”她边问边把包放到自己的桌子上。

Gibbs又摇了摇头。

Ducky来到楼上，眉头就象其他人一样不安地拧成一个结。当Gibbs告诉他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他努力安慰他。

“你会找到他的 Jethro。”Ducky说。

“Duck——”Gibbs说因为他认为他不配得到医生的信任。Kate死在他眼皮底下，Jenny死在他眼皮底下。他永远不够可靠。

“你会找到他的”Ducky再次说。

就在这时，Gibbs的手机响了。Gibbs胆战心惊地接起电话——是主任打来的。

“又有一具尸体。”Vance说。

“DiNozzo？”

他的心跳声几乎让他听不清楚。

“身份尚未确认。”Vance说：“宾夕法尼亚大道我会发给你准确的地址给你。”

Gibbs没再废话，猛地合起了电话，一如平时。

“乔镇发现尸体”他说声音甚至比平时更清楚。

McGee听到他的话脸立马白了，Ziva的眼睛瞪得老大。Ducky不安地看着他，但是什么也没说。他们不必非说不可——大家都害怕到达现场时会发现什么。

Gibbs没必要吼叫着命令大家带上装备——Gibbs大步走过他们桌子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站起来，朝电梯口赶去。他没法再说什么；他害怕如果说什么声音会控制不住他的嘴巴发干，心中有点恨Tony让他有这样的感觉。

他的车开得比平时更快；Ziva和McGee用力抓住手边可以抓的地方。Ducky和Palmer的法医车跟在后面，但是Gibbs不在乎他们得比他晚。用不着法医来告诉Gibbs尸体是Tony，还是别的什么人。

尸体被弃在建筑物之间的一条小巷里地点没什么特别的。Gibbs甚至没关发动机就下了车，匆匆地朝旁边站着几个警官走去。

“你们是——”一个警官问道，试图阻止他。

Gibbs亮了亮徽章，但是没有停下来说什么话。他正前方的一群人显示了尸体的位置。

尸体。

如果是Tony，Gibbs会做什么？上帝，已经有多少次他们要担心Tony会死去？Tony肯定已经用完了他的好运，所有他多出来的命——即便他是只猫，到现在大概也会死了。

Gibbs走近尸体的时候，两手紧握成拳头，指关节都发白了。他努力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而他实际的心情完全不是这回事。

这不是Tony。

Gibbs感到双腿发软，幸亏他紧靠墙站着，才没有倒下来。

他面前躺着一个知名的男子，全身赤裸，象其他被害人一样被擦得很干净。他俯卧在地，脸扭向一边，两眼茫然地瞪视着他。皮肤苍白得发蓝，背上，屁股上和腿的后侧都是血液造成的深色痕迹，表明他死的时候是仰卧着的。最起码在他被害后的几个小时里。

Gibbs看见并且感觉到Ziva和McGee来到他身旁。他们发现尸体不是Tony而是别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开始干他们该干的——测量、拍照、收集所有能够找到的证据。

Tony失踪后他们没有勘查过任何犯罪现场——除了勘查Tony被绑架的地方——Gibbs没有料到Tony在现场的感觉这么奇怪。Tony现场带来轻松和玩笑，这总能缓和他们处理案子时的沉重心情。而Gibbs小组的探员中，Tony最有经验，他的直觉最灵敏。

“这里每晚都有警卫巡逻，是大楼里的一家公司提供的。”McGee说：“他们什么也没看见，第一次巡逻时，没有尸体，第二次——发现这——这里有监控探头，我已经要求他们给我录像带。”

“他们在5点45分时发现了尸体是在巡逻时发现的。”Ziva补充道：“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

“这里有具尸体。”Gibbs：“这就是不正常。”

他朝Ducky走去。法律要蹲在尸体旁，尸体已经被翻了过来，好让Ducky把温度计戳进死人苍白的皮肤。

“尸体的温度没告诉我什么。”Ducky说：“他已经被冷藏过了，象其他几个一

样，但我估计他已经死了3-4天了。”

所有被 害人死后都被放在某种 冷库中。尽管 这使确 认死亡时间变得更加困难，但是 Ducky曾告诉Gibbs他怀疑冷藏尸 体另有目的。

“我相信我们正在寻找的凶手想在抛弃他战 利品前，可以有点时间欣赏 他们。”当他们找到第三 具尸体的时候，Ducky对他说：“他清洁他们，不仅是为了 去除自己 的痕迹，也是为了 清洁本身。”

“净癖，Duck？”当时Gibbs问。

“也许。”Ducky点 头。

Gibbs朝下看着 最新 发现的尸体——他们发现的第五具尸体——有那么一 瞬间，不明男子 的脸变成了Tony熟悉 的脸庞。这 让他的 胃绞 痛起来。Tony经历过那么多危险，好多 人几辈子也碰到 这么多。一想到Tony的好运也许已经用完了，Gibbs浑身的 血液都变冷了。

“你弄完了吗，Duck？”Gibbs问，声音 就像被卡住了 一样，自己 听起来也觉得 刺耳。

Ducky了解地抬眼看着他：“是的，让我们把这个 可怜的小孩 弄回去 吧。”

“McGee，你 呆在这儿，等拿到那些监控录像再回来。”Gibbs说。

“是 头儿。”McGee立刻 回答。

Gibbs朝汽车走去，Ziva紧跟 在他后面，脖子上套着照相机，手里 拿着一箱装备。他们避开了 站在马路另一 边的 记者的提问和闪光灯。自从第 二具 尸体出现 以后，媒体就紧追着他 们每一步的行动。一段有关他们离开第 三个犯罪现场时，Tony和Gibbs拒绝回 答问题的录像一直在CNN滚动播放，评论员充满想象地 谈论着可能发生的事情，谁是凶手，还有一个Tony的特写镜头，下面用大的 粗体写着“下一个 受害者？”

“你有什么 线索吗？”一个 女人拿着麦 风，指着Gibbs的方向大 叫着。

“你有 失踪探员的消息吗？”

Gibbs恶狠狠 地瞪了她一眼，但是 没什么 用。新的问题又朝他们抛来。

“你知道 凶手是 谁吗？”

Gibbs想说如果他们知道他 们就在这 这儿了，但是他 忍住。他 知道这样 只会把事情搞糟。他 同媒体的 关系一直不怎么 融洽；他们总是对他的 回答断章 取义，以满足自己 的需要。

他进了车，Ziva安静地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他们默默地回到 NCIS。

\*\*\*\*\*

Gibbs恨无助的感觉，但时间慢慢地过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最新的被害人上没有凶手的痕迹，就象其他几个一样。死因是异氰过量，身上没有防卫伤。验尸结果表明尸体曾被冷藏并清理干净。

“我做了毒理检验，除了异氰没有发现别的东西。”当他来到实验室询问进展的时候，Abby说她听上去都快哭了。“现在我在通过自动指纹识别系统核对指纹。”

“就是说没什么新的？”Gibbs问。

她看上去垮掉了，Gibbs知道那是因为她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帮助他们找到Tony的东西。所有人中间，她也许是受Tony失踪的影响最大的一个——起码，是表现得最明显的。以前几次事件时她也是这样的——Kate死去的时候，Jenny死去的时候，还有Tony被派作随舰探员，远离NCIS总部的时候，她也差不多这样。

“我搞明白他死后被摆成的姿势。”Abby说，她的声音比通常的唠叨要轻：“根据尸斑。”

“他是躺着吗？”

Abby摇头。“不，他是躺着，只是——四肢张开这姿势看上去不自然，而且他肯定是躺在什么东西上，因为很多血液集中到他的脚和小腿上，说明它们的位置肯定比较低。另一方面，他上半身似乎被抬起来了，几乎是坐起来，但不是象坐在椅子上或其它什么东西上那样。”

“这说明了什么？”

“我还不知道。”Abby说，“但是我准备做一个电脑模拟。其它受害人没有摆成这个姿势过，但是我也会检查Ducky给我的标记，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模式。”

Gibbs点头。“好的。”

这没什么大用，但是就他们提供给她的那丁点证物来说，Abby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目前为止他们在被害人身上做的任何血液和其它测试都没有给出什么有用的结果。知道凶手把被害人摆成一个特别的坐姿没什么用，只是更证实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变态的杂种。

一想到Tony落在个疯子的手里，Gibbs的双手紧握成了拳头。他们调查过其它的可能性，是否有其他人想绑架伤害Tony，但是没有赎金要求，没有电话。Gibbs的直觉告诉他不会有这种要求和电话。

“Gibbs——” Abby的声音让他回到了现实中。

“啊 Abs？”

“你想他不会——”她不说也许意识到自己不知道Gibbs是否认为Tony已经死了。

她紧紧地抱住他身体在发抖。他上下抚着她的后背，试图安慰她。

等到她撤回身子的时候他说：“AFIS有结果了就告诉我。”

她点头。

他朝外走去，但是在门口停下来。他头看着Abby，想起了他。他不相信它，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有一部分的他不得不问。

“你有娃娃吗？”

他觉得 很傻，即使只是说出这几个字。

“什么？”她说 注意力已经转回电脑上的工作去了。

“娃娃，”Gibbs说：“关于我们的为了——保护，或者其它什么。”

她看他 好一会儿，眉头打成一个结。“是啊你 怎么——是Tony告诉你的吗？”

Gibbs的心跳得快那么一点，但是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不露声色。Abby也许相信有鬼魂，但是Gibbs不相信，而且他不想告诉Abby他所看到的。Tony肯定在其它什么 时候提到过娃娃，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

“对。”Gibbs说 “像他 Abs。”

她慢慢地点头。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他。最后她转回电脑前，Gibbs走了出去。

“现在相信我了吧？”

只是Gibbs接受的狙击手训练才让他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没有一跳三尺高。

“Tony肯定告诉过我。”Gibbs嘟囔道大步走过那个幻象。

“没有我有。”它说 “嗯，直到昨晚。Abby让我不要说——她担心其他人会觉得 这样很傻。”

“他肯定提到过。”

Tony超过他，在他前面漂浮着——Gibbs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这感觉很奇怪，就像走过了一团冷气，有那么一会儿，空气变稠了他，肯定把这幻象想象的比他原来估计的真实。

“头儿，求你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Gibbs的脚步停住了，这声音——听上去那么象Tony，听得Gibbs的心都要碎了。Tony请求帮助——自从他进入NCIS以来，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

他转过身，看着那个幻象。那脸，看上去那么象Tony，愁苦地垮着，棕色的眼睛凝视着他，恳求着。一个幻象真的能有那么感情？Gibbs觉得这不可能——而且，他觉得自己也不可能在大白天产生幻象。他很正常，清醒，非常冷静。

“我是真的，头儿。”它说：“我要怎么谢你才相信我？”

“先变成实体。”Gibbs说。

他走进洗手间，站在台盘的镜子前，朝脸上拍了些冷水，希望可以理清自己的思绪。停止幻象，他没有发疯。

等他抬起身子的時候，没有在镜子里看到什么，觉得自己很安全——但是等他转过身，它又在那里。

“我没有影子。”它说，它飘到镜子前，但是镜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空的洗手间。

“很好，可以少花点时间照镜子。”Gibbs说，但紧接着就强迫自己闭住了嘴巴，因为他不想和它想象出来的东西交流。

“可我太可爱了，忍不住呀。”它说，冲他咧嘴一笑，这笑容太象Tony了，直接引起了Gibbs的生理反应。

他揉了揉眼睛。“你是真的。”

它朝他走来，不过与其说走还不如说飘，因为它没碰到地板。

“我是真的，Gibbs。”他说，“求你你得帮我有地方不对劲儿。”

“他在。”Gibbs说，喃喃地对自己说：“Tony不在，现在我在想象这些，因为我不能——”

他停下不说了——即便是对自己，他也拒绝承认太多。他睁开眼，看见它

看着自己，眼睛睁得老大

“你是什么意思，不在了？”它问：“我——死了？”

Gibbs叹了口气，下了决心，即便它不是真的。即便站在他面前的不是Tony，但是它看起来的确象他听起来象他。如果Gibbs和它说话，说不定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点。也许这是他的思想厘清他感情或其它什么狗屁的办法。任何心理学家都会高兴死了。

“我们不知道。”Gibbs声音嘶哑地说。恨自己不得不承认对此毫无头绪。“你是上周失踪的你已经不见了七天十四个小时，而我们没有任何线索。你说呢？”

Gibbs的话似乎让它心烦意乱。“但是不可能——死了。即便我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偏偏要缠住你？”

“你是真的。”Gibbs再次说道：“你缠住我。”

“Gibbs，得了。”它说：“我知道你倔得像头驴，但是——我对你的娃娃，你前不知道的。因为我从没告诉过你，而她也从没告诉过我。还可以告诉你McGee的事情——你知道，比如他的生日，因为你肯定不在乎去关心那个。或者Ziva，我可以告诉她的文身你不可能知道，因为你没有在卧底的时候和她一起卧在被子下面。这他肯定不会写在她的档案里。得了，Gibbs——我是真的求你相信我。”

Gibbs注视着它，喉咙发紧。“他从来没有求过谁。”

“我一直用着求人！”它说表情痛苦：“现在我没办法，因为有地方不对劲。我需要你——”

接着它消失了，声音和它一起就这么消失了，房间里一片寂静。Gibbs瞪着它刚刚还在的地方，困难地咽了口唾沫。

这不可能；这就是不可能。